



阳光文库

# 三个人的黎明

王兴国

著

SANGEREN  
DE  
LIMING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阳光出版社



## 王兴国

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人，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，现为宁夏作协会员，银川市作协理事，银川市文学院院长聘作家。在《西湖》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六盘山》《夜郎文学》等区内外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；著有长篇小说《黄河从咱身边过》。

# 三个人的黎明

王兴国 ——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阳光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三个人的黎明 / 王兴国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 
2019.11

(阳光文库)

ISBN 978-7-5525-5124-2

I. ①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50773号

## 三个人的黎明

王兴国 著

责任编辑 贾莉

封面设计 晨皓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版人 薛文斌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gchbs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9132959.taobao.com>

电子信箱 [yangguangchubanshe@163.com](mailto:yangguangchubanshe@163.com)

邮购电话 0951-5014139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15588

开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张 13

字数 160千字

版次 2019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25-5124-2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阳光文库



## 序：往事如烟如虹

一个人的成长，就如同一棵树，既需要良好的土壤，也需要良好的培植。尤其搞文学，与其他学科比，更需要各种因素的契合去造就新人。因为凡事都可能速成，唯文学不能。作家在自身努力的同时，还得看环境，看你迈出第一步时能遇上谁。我是个农民，被称为来自田埂上的作家。四十三岁前，我的主要经历都是种地和打工，还学习掌握了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，给人盖房子，也承揽些小工程，日子倒还过得去。后来年龄大了，体能也每况愈下，便收手不干了。这时候就发现，我这一辈子，理想中的事一样没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种因失落而产生的惆怅与痛苦也在逐步加码。看着我日渐颓废的样子，我媳妇于心不忍，便开导说：“你小时候不是还有个文学梦吗？这些年我见你一直在读书，那就写写东西吧，能写到什么程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最终干了自己想干的事情。”这倒是提醒了我，让我突然回想起上小学四年级时受到的那次表扬。新来的语文老师原本是个知青，因当时农村师资匮乏才得以入校任教，他的第一堂课便是作文课，正好那天我逃学到苇湖里找鸭蛋去了。他把我写的作文《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》当范文在班里朗读后并点评说那是全班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。可惜当时我不在场，是隔天听同学们说的，若在场的話我估计会哭，因为那是我入学四年里唯一受到的一次表扬。后来这位叫程量的知青

老师仍时常鼓励我，他的话让我铭刻在心，他说：“你很有天赋，照这样写下去，将来能当大作家。”

莫言曾说，文学的记忆就在童年。这话是对的，虽然程量老师回城后再无消息，但他的引导与鞭策却令我念念不忘。由于生活窘迫，我没有完成学业，但梦想始终清晰，并追随了我大半生。我酷爱文学，却不知文学是什么；我喜欢写作，却不知该写些什么，只是在劳作的隙间，写一些流水账似的日记，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，也算是聊以自慰了。

经媳妇提示，我在2007年才真正踏上了文学苦旅，很快便写出了几篇稿子，其中有一篇叫《河湾人家》的小说写得很长，自我感觉不错，想投给县里的内刊，但那时候我还没真正触摸过电脑，我的小说纸质稿是从街边打印部打印的。走进文联办公室，我有些战栗。不自信甚至自卑的心理让我险些失态，总担心自己初出茅庐就折戟沉沙。接待我的是后来成为文联副主席的吴慧霞老师，她始终笑容可掬，问我说：“你是来投稿的吧？”我点了一下头，但口中的那个“嗯”字却卡死在喉咙里，并没发出声来。她一边为我倒水一边说：“编辑老师刚有事出去了，你先坐下来喝点水，我给她打电话。”她在电话中告诉对方说：“来了个新人，你赶紧回来吧。”编辑叫阮燕，也是位和蔼可亲的女性。她回来得很快，进门后便接过我手中的稿子静静地看了起来。看完后笑了笑说：“嗯，可以的，写得不错，就是没刹住车，写得太长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稿子好，多长我也用，你的电子稿呢？”我说没有电子稿。她说：“你有U盘吗？”我不知U盘是什么，便尴尬地翻了翻眼睛。她拉开抽屉，取出自己的U盘说：“这是我的，你赶紧去刚才打印的地方，估计稿子还没删，请他们拷贝拿过来，我这期就上。”今天细想起来，我第一篇稿子发表得太容易了，而且之后几篇也顺风顺水，

虽是内刊，却依然能提振信心，对我的兴趣培养功不可没。假如我第一次进文联遇到的是一个眉高眼低的女人，可能就转身跑掉了，今天的宁夏文学圈自然也不会出现我的名字。我那个叫《河湾人家》的小说写了四万字，也是《贺兰》创刊至今，唯一连载过的小说。在之后短短几年时间，我的作品便出现在区内很多刊物上。我还忙里偷闲，为《银川晚报》《宁夏日报》《华兴时报》等报纸的副刊写了不少诗歌和短文。

2013年初秋，鲁迅文学院在银川开办第六届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，我有幸成为学员，更幸运的是遇到了多年来一直期待相见的偶像李进祥老师。这是次难忘的经历，我不仅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，而且还结识了杨贵锋、查文瑾、保剑群、张韧芳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文友。那次培训班的经历，也自然成了我文学创作的分水岭。2015年，我的长篇小说《黄河从咱身边过》便获得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项目的扶持；2016年，又被银川市委宣传部选定为四部文学类重点作品之一，由阳光出版社编辑出版。从2007年到2019年，仅仅十二年时间，包括内刊我总共发表了四十多篇小说，也算是高产了。我感谢生活，它让我在失去的同时，也收获了很多。我深知，能保持如此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势头，没有外在的助力是很难的，幸运之处就在于，我有两位导师，一位是进祥老师，另一位是金欧老师，他们都有着很深的文学造诣，又都是宁夏作协的副主席，进祥老师常给我提供些外出学习的机会，出版这本小说集也是他推荐的。与金欧老师的相识较晚一些，他是位个性独特的作家。近两年，我的所有作品在投稿之前他几乎都一一过目，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建议。

我来自农村，小说也大多是带露珠、饱含乡土气息的，那些小人物，那些话语粗鄙但内心温良的耕者都如同我的亲人，他们的形象和

言谈举止就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所以写村庄、田园以及村庄和田园里的故事，我非但不感觉吃力，而且还感到得心应手，就像吐露自己的过往那样愉悦和轻松。不可否认，我的小说还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我会探索中逐步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我相信自己，也相信未来，更相信真诚和努力必有回报，也就是说，期待中的成功肯定离我不远。为了梦想，为了我心中的那个文学的春天，我会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足马力，砥砺前行，力争将更多更好的乡村生活场景展示给读者。感谢扶我上马并送我一程的人们，也感谢阳光出版社的朋友为这本小说集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。

王兴国

## 目录 / CONTENTS

- 风筝 / 001
- 三个人的黎明 / 015
- 瞩目夕阳 / 029
- 化圆成方 / 043
- 花儿 / 059
- 张馆的心愿 / 070
- 操心 / 080
- ★ 断木者 / 092
- ★ 大唐水域 / 104
- ★ 花开一季 / 118
- ★ 只差三个 / 129
- 老铁 / 141
- 汪贵升职 / 152
- 安静可好 / 178
- 心归来 / 189

(带★篇目为朗读篇目)

## 风 箏

几乎每一个春天，单娜都迷恋路南边的小广场，还有广场上偶尔升起的那几只风筝。单娜喜欢风筝，是因为她和云霞也像风筝，而且是断了线的。因为风筝，这条街才成为她俩心目中的最佳栖居地。她们住在朝阳街，朝阳街却住在她们心里。

刚来的时候，街面上还很安静。尤其夏秋两季，人少车少的路面上似乎能听见落叶声。因此，在没有风筝的时节，单娜仍面对前阳台窗户等着看路上稍纵即逝的行人，烦了，便自言自语地抱怨：“哼，都死绝了！”

现在，与到处飘来飘去的云霞比，单娜是真正的蜗居者。当然，她俩的差别还远不止这些。单娜慵懒、好静，除过对约会、吃饭和唱歌还热衷一点外，她几乎不进行别的活动。这样，就难免会种下祸根，继而为自己的惰性买单。上学时，她的网名叫“标准小胖妞”，仅仅几年，她那副初中生模板的身材就像充气似的，一刻不停地与时光共进着，膨胀到今天，已达七十五公斤。体重带给她的，不只是行动笨拙和形象贬损，还有自信心与自尊心所遭受的打击。

然而，云霞却是另一番光景，这些年，好像她的成长被某种魔法困住了。有时候，连单娜都会纠结，感觉与她为伴的，并不是二十出

头的花季少女云霞，而是个游走于自己左右的魂魄。自从与单娜臭味相投成为姐妹后，云霞几乎就没再长过肉。时间在单娜身上留下的印迹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就是没照顾到云霞，好像这六年中，她的饭都白吃了。

云霞身材袖珍，但精神还算强大。别人拿她当孩子，是因为她太像孩子了。刚辍学时，她生活的大部分内容，都围绕着“找”字进行，找父母、找工作、找对象。后来，她连父母的踪迹都再没见着，只是在许多餐厅先后找到过工作，当服务员。至于找对象，那是要打引号的。她总会与一些男孩子纠缠不清，欢笑、兴奋、吃醋、流泪，就是她整个感情生活的写照，但是没一次能让她刻骨铭心。说白了，那就是过家家，闹着玩。她能够认真对待的，还是找工作。

头几年，在餐厅的桌椅间穿行，云霞给顾客的感受是卡通、可爱、机灵。她从不承认自己是畸形儿，因为畸形儿一般都身形不成比例。她只是特别小，浑身上下，并没有给人带来另类的感受，反而，很招人喜爱，只是喜爱的人多了，心疼的人也跟着增多，就难免横生枝节。一些人抱着保护未成年人的心态，常常义愤填膺，对老板妄加指责。老板解释说她已经十七岁，虽未成年，但算不上童工，不违法。每当这时，顾客疑惑的眼神总会在云霞身上来回打转儿，转到最后，还是转不出起初的看法，顾客仍会生疑或根本不信，坚持说：“老板，你行！你让我见识了什么叫铁石心肠，假如你家这么小的孩子不去上学，出来给人端盘子，你心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？”

“行！您别说了，反正我拿钱雇人，雇谁不是雇，你这大帽子我承受不起，我让她走人行吗？”老板一抱拳作揖，云霞又丢了工作。

其实，老板雇用云霞，大多有收留的意味在里面。她这么娇小，也只有餐饮或部分服务行业能勉强混口饭吃。再说了，餐厅又不是

杂技团，用不着拿奇特的人物形象招徕顾客。反过来说，就算云霞乐意到杂技团谋生，人家也不会要，因为她的玲珑与可爱，在那里并不算看点。

这些年，云霞最受伤的时候，就是被辞退的时候，而原因大多为顾客的好心办了坏事，顾客的善意举报，却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幸亏，她这副小胸膛里还藏着颗大心脏。只是一到晚上，入睡前她都会在心底里诘问，父母到底怎么搞的，将自己生成这样还离婚各奔东西。到现在，最令她难忘的，依然是小学五年级那段时光，那时候，她其实跟单娜一般高，只是单娜微胖些。也不知怎的，她像是突然间吃错了药，身形被定住了，而身边的单娜，却像只吃了偏食的雏鸟长势惊人。上初中时，单娜已接近一米六，几乎赶上了三十多岁的语文老师。只是同为女性，单娜的面相却带着稚气，身形也充满活力，有时一前一后进教室，那种铿锵的步子，总会落地有声，像踩在老师心上，让她胆寒。在老师眼里，单娜和云霞都不是好学生，是两个穿着校服的问题少女。她们在校园里出双入对时，总给人一分担心。云霞牙尖嘴利，经常说脏话，易与同学发生争执，但她不怕任何人，包括男生在内，她全都敢惹，因为有单娜做靠山。可单娜虽强悍，却从不自己惹事，或许她根本就惹不起来，即便她想找个人惹着解闷儿，别人也未必会配合她，谁愿意拿软肉往石头上碰。

因为云霞那张嘴，单娜几乎打遍了整个校园，最后，竟然将拳头挥向了老师。女老师觉得从教十年没见过这样的学生。单娜却说：“姐也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老师。”

不管处于哪个时代，跟老师动手的行为已经逆天，其性质也不言而喻。找谁来处理，停课叫家长的惩罚都算是轻的。由于在义务教育期限内，学校很无奈，若在高中时期，恐怕十个单娜都早已被扫地出

门了。单娜一出教室门就开骂：“叫家长，叫个辣子！等着，姐还不待候了。”

单娜辍学了。辍学的那天早上，她仍旧像往常一样比云霞早起，仍旧像往常一样热前一天喝剩的豆浆。热好后，她一把扯掉云霞的被子，给她个冷不防。单娜常常这样。云霞惊得一下跳起来，定了好一会儿神，才嘟囔说：“姐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干呀？老跟个强盗似的。”单娜撇撇嘴说：“强盗？你遇见过呀？谁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对幼女下手？”

“不跟你说了！”云霞扯过被子，呼地将头蒙了。

单娜说：“好啦，姑奶奶，快起，豆浆油条都准备好啦，吃了上学去吧！”

云霞从被子里伸出头，眼睛红红的，让单娜吃了一惊。单娜说：“不是吧？我跟你开个玩笑，看把你委屈的，像真被抢了似的。”

“你才被抢了呢，人家心里难过嘛，每天咱俩都一起去学校的，现在倒好，剩我一个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惹下麻烦还让你替我背锅。”

单娜拍拍云霞小油葵似的脸，宽慰说：“小样儿，没什么的，那破学对姐来讲，上是俩五，不上一十，难道我还指望着中考能过关呀？”

云霞一翻身坐起，脸色微晴，露出了些许的喜悦，那一丝喜悦看上去很幼稚，很单纯，很像小孩子做决定前的神情流露。她眨了眨眼，问单娜：“姐，你真这么想的呀？”单娜一点头，神态轻松地说：“当然！”

这下云霞心头的霾全散了，她笑得很彻底很灿烂很真切，的确，就她俩目前在学校的处境以及学习状态而言，辍学未必不是件好事，至少，能让班上其他同学耳根清净，安心学习。果然，云霞说：“行！咱俩情同姐妹，就应该同生死，共进退，何况这祸是我惹下的，因此，

本姑娘现在正式宣布，今生不再进校门，不再看语文老师的怨妇脸和教务主任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从今儿起，宁愿做自由的小鸟在飞翔中碰壁，也不愿做痛苦的追梦者在课堂上遭罪。哈哈，窒息的日子啊！你终于结束喽！崭新的生活啊！你终于开始喽！”

云霞有些癫狂，她身上仅穿了内衣裤，其实跟光着差不多，但她全然不顾。她打开MP3播放器，一首叫《最炫民族风》的歌曲瞬间在屋内蔓延，紧跟着，她那轻巧的身影便在床上跳起舞来。

单娜没理由不加入，可以想象，她俩那一刻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有冲破牢笼、翻身得解放的喜悦。其实，为摆脱无味的校园生活，彻底扒下那身穿来穿去也穿不出新意的校服，她们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用糟糕或者更糟糕的表现换取这一天的早日来临。心里有准备，才不会有负担。首先，单娜没觉得自己这极其轻率的决定会让父母痛心，她认为，父母当初的离异才是对她最大的伤害，是他们毁了她的一切，包括今天的结局也是他们造成的。在单娜的记忆里，只一点能让她欣慰到死，玩味到死，那就是不差钱。就算他们过早地离了婚，曾一度将她托付给学校，让她失去了家庭，失去父母的呵护，最终连校园也失去了，但她深信，他们仍会一如既往地给她钱。或许，他们今生能够弥补她的，也就只有钱了。这多好，眼下，父母都有了各自的新家，也有了新的孩子，所不同的，就是她的生活中又平白无故地多了爹妈和弟妹。多就多吧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，反正，他们只管给她钱又不管别的。现在，她不能也不该说钱的坏话，钱真是好东西，没有钱，她和云霞就无法上初中时就能在校外租房住。

好在，单娜已长成了大姑娘，而且有云霞这面活镜子照着，她会从中渐渐地发现一些东西。毕竟，她的苦难，远不及云霞的零头多。云霞的父母也是离异，但离婚后却双双人间蒸发了。云霞是爷爷奶奶

抚养长大的，当然还有单娜。云霞个性强，上学那会儿她是没办法，生活上不得不向爷爷奶奶伸手，包括单娜的接济，她也坦然接受，但这种接受，会慢慢变得不那么坦然，甚至会加重她的心理负担，让她的自尊心越发受挫。直到现在，她仍然期待着能早日见到父母，尽管他们丢下她，就像丢下一只猫那样随意，但她仍要找到他们。找到他们，不等于找到幸福和温暖，但至少能找到答案，或许，她就为问几个为什么。

日子在平淡中滑行，没有大起大落或大悲大喜，这样，倒是走得挺快。仿佛在不经意间，六年的时光就这样翻篇儿了。六年间，几乎每一天单娜都会比云霞起得早，因为云霞疯跑着在外边工作，她习惯了为云霞准备早餐。她呢，偶尔也会心血来潮，到外面找个事做做，或报个专科学校，拿她爹的钱去上几天，等新鲜感一过，又一走了之。

近两年，单娜的生活愈发简单，除了看电视玩手机，更多的也就是陪房东冯奶奶说说话，冯奶奶生病时服侍她吃吃药，或帮着整理下货物什么的。

单娜的烟瘾重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只要醒着，她抽烟的冲动总能压倒一切。有时候没烟了，又懒得下楼，就打开前阳台窗户，将小花篮用一条蓝色的布带子拴着，像打水一样，慢慢地放下去。蓝布带有半厘米宽，是她特意选的，那种蓝，与她爱抽的“蓝白沙”烟盒上的颜色一样。

阳台的窗户与一楼营业房的大门在一条直线上，当冯奶奶看到花篮落下时，就会仰着头往上喊：“死丫头，除了烟，还要啥？”

不论要什么，冯奶奶都会先给她们，钱的事从来不提。冯奶奶知道，她俩有良心，从不赖账。况且，她早就将俩娃视作亲孙女了。

冯奶奶是退休工人，在纺织行业干了半辈子，满头的白发，看上

去就像她几十年都未曾厘清的丝线。一楼的营业房，还有单娜和云霞租住的这套房子，是她和老伴儿用一生心血置下的。老伴儿在世时，他们嫌闷得慌，便在一楼开了间杂货铺，赚钱是一方面，主要是与顾客说说话，图个热闹。老伴儿过世后，冯奶奶便在杂货铺的后半间搭了张床，她不想再回楼上的房间去面对一分悲凉。单娜和云霞的到来，正好缓解了冯奶奶内心的孤独，在老人眼里，她俩从里到外都透着可爱，像一对叽叽咕咕的鸟儿，能让人想起森林、大海和广阔的天空。尤其云霞，她一直由祖辈抚养长大，与冯奶奶之间并不存在代沟或隔阂，她们很快就相互接纳并成为亲人。相比单娜，冯奶奶对云霞的牵挂会更多一些。老人家心软，更何况她从不接受云霞已长大成人的现实。有了好吃的，冯奶奶也不忘多给云霞留点，并一边看她吃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心疼地说：“这世上怎会有这么狠心的爹妈呀？娃娃还这么小就扔下不管了，造孽哟。”

见冯奶奶这样，单娜偶尔也会心存不平。单娜说：“奶！您一共就俩孙女，还厚此薄彼呀？小心别把她撑死了！”

冯奶奶说：“死丫头，还争呀！再吃都嫁不出去了。”

房租是象征性的，但冯奶奶有个要求，就是抽空能陪她说说话。

说她们幸运，幸运之处就是在这里拥有栖身之所的同时，也多了位和善慈祥的奶奶。六年来，她们与冯奶奶之间，已不单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，还有祖孙关系，依存关系，谁都离不开谁。说她们不幸，就是冯奶奶还有个漂泊在外的养子。这事儿老人家从来没提起过，直到她突发心脏病去世后，那个秃了顶的中年男人才悻然找上门来。他的出现，似乎就为了将世间最好的亲情割裂，将冯奶奶对她们的关怀彻底画上句号。

男人谦恭得令人害怕，秃头总是鸡啄米似的点个不停。他扫一眼